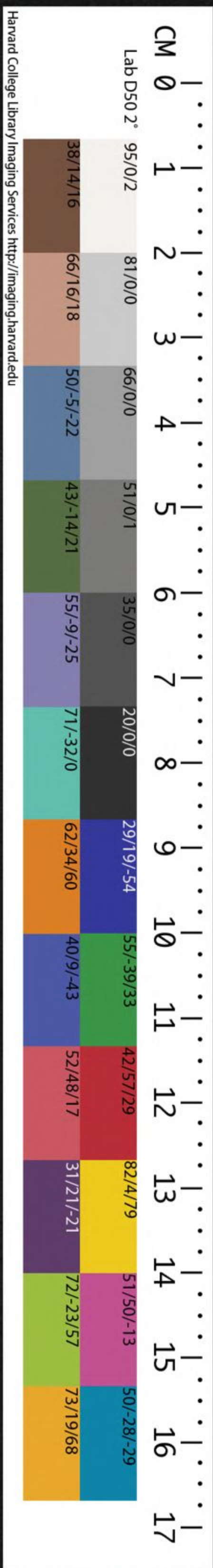


72516/7928(16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60



卷之三
百九十九

史緯卷三百二十九

元史十八

列傳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千數百年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作釋老傳

八思巴士番薩斯迦人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其大



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缺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于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

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隣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以繪像頒各行省，爲之塑像。至乞刺斯八斡節兒，成宗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又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又有瞻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要法。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嘗呪飯投龍湫，俄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

祖大悅。至元末時相桑哥忌之。安置潮州。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其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自言還朝期。果驗。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至。成宗疾禱之。卽愈。賜與甚厚。分御前校尉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弟子曰。此地有靈。惟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卒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有必蘭納識里者。感木魯國人。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從帝師授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命繙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光祿大夫。諸番朝貢表箋文字。不能識者。皆令譯進。嘗有以

步有神悟
而以謀反
誅者乎

金刻字爲表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其所以對。必蘭納識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賫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服其博識。而莫測其所從授。或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兼領功德使司事。改賜金印。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謀爲不軌。坐誅。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遠而民獷。思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立宣政院。以僧爲院使。帥臣以下。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

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帝后妃主皆膜拜受戒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或專席於坐隅每帝卽位之始降詔褒護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其重之如此其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命禮部尚書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塋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采一萬七千匹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之泰定間帝師弟公哥

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徒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薰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伽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

薪民訴諸畱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摔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壁奔訴于朝，遇赦免。二年，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詔釋不問。宣政院臣請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仁宗居東宮，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

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取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有司籍之，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曰慶讚藥師壇等數十事，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嘗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至元時，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大德間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

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菴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每歲好事，必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道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其濫極矣。凡此皆有關於一代之治體者，故備著焉。若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幼時有相者曰：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師事重陽王真人。金宋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

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使至。處機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畱宿山北，先馳表謝，以止殺爲言。又明年，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處機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始達雪山。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至，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問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書其名，惟曰神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

罪莫大于不孝。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敬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民罹俘戮，處機在燕，使其徒持牒招求。由是人奴得復爲良者，濱死而得更生者，凡二三萬人。熒惑犯尾，處機禱之退舍。歲旱，禱之大雨。賜宮名曰長春，遣使勞問。制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北口高岸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其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賜金印四，傳祁志誠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安童相

世祖以清靜忠厚爲主，及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其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復被召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對曰：祁真人。世祖嘆異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傳至三十六代宗演，至元十三年，世祖遣使召之，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世祖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

所用匪人
非後進無
也

驗矣。命坐賜宴，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領江南道教，賜銀印，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嗟嘆良久。盛來卒子與棣嗣，與棣卒弟與材嗣。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磔于水裔。潮患遂息。武宗卽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封雷國公，錫金印。又有張雷孫，貴溪人，人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雷侍闕下，順聖皇后疾危甚，召雷孫請禱。旣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雷孫。對曰：

甲士導輦者，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春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后大悅，命雷孫爲天師。雷孫固辭，乃號爲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雷孫居之，掌祠事。十五年，授立教宗師，錫銀印。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雷孫因論黃老言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淡契主衷。上將以完澤爲相，命雷孫筮之，得同人之豫。雷宗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立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

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加特進仁宗
卽位謂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進開府儀同三司
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賜
之卒年七十四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安仁
人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
寶金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
公母饒國太夫人各所居鄉曰榮祿里曰且慶至治二年授
持進上卿玄教太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
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代祀嶽
瀆還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

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卽日召拜集賢學士
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舉嗣

方技

田忠良趙城人劉秉忠薦于世祖召至帝曰朕有事縈心汝
試占之對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帝獵于柳林
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將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
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
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畱用之汝識
朕心賜衣一襲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曰
三公其亡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

在朝匪無
入而以王
便爲大將
世祖可謂
知人

有所遺，汝知何物，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當有得而
 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車駕清暑。上都謂忠良曰：
 叛者侵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眾往視之。既至，
 山陵如故。俄叛兵大至，圍之三匝。忠良引眾夜歸，敵殊不覺。
 和禮霍孫以為神，賜黃金十兩。海都為邊患，遣皇子北平王
 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
 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果如汝
 言，汝可祀神致禱。忠良曰：無事于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
 十八年，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于太廟南。忠良仆
 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有

祭制之端

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梁武帝用麩為犧牲，後如
 何耶？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阿忽
 台等懷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之曰：嗣皇帝
 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汝不畏死，敢
 沮大事。忠良竟不從。仁宗至自懷州，忠良與密謀。武宗即位，
 進司徒。延祐四年卒，贈太師，追封趙國公。
 藝元，寶坻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
 兩都名利，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
 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兩賜宮女，勅元非有旨不許
 為人造。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

佛是歡喜

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相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禿廟中卽日成像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爲昭文館大學士卒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有阿尼哥尼織錦爲列聖御容圖畫弗及也哥尼婆羅國人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興非能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無奄人之患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食冠服書記之類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宦官之欲擅權竊政

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亦不旋踵而遂敗如李邦寧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齒薦紳遂躋極品其讓行省亦有可取者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于篇

李邦寧錢唐人宋故小黃門也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學國書及諸蕃語卽通解遂見親任遷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卽位進昭文館大學士武宗命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

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其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宴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爲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嘆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加大司徒遙授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加恩三代國學釋奠仁宗遣邦寧致祭點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初仁宗爲皇太子邦寧言於武宗曰父作子述

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退仁宗卽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以疾卒朴不花高麗人皇后奇氏與不花同鄉里相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爲第二皇后生皇太子不花以闈人入事皇后皇后愛幸之官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掌皇后財賦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飢疫死者相枕籍不花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前後二十萬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壯命決軍國事皇后謀內禪使不花諭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罷搠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不花與搠思監及宣政使脫懽同惡相濟爲

國大蠹，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傅公讓等劾朴不花脫權奸邪，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皇太子書切諫，二人乃辭職。祖仁復上疏請加擯斥，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有趙高、張讓之奸，衆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而百廢修舉矣。帝大怒，國鳳、祖仁皆左遷。御史大夫老的沙持其事，皇太子惡之，皇后譖之于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

雍王，遣歸國。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畱孛羅帖木兒軍中，搠思監、朴不花倚擴廓帖木兒爲外援，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詔解兵權歸四川。孛羅帖木兒不奉詔，遣秃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之惡。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孛羅帖木兒所殺。

姦臣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元之舊史，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耳。然奸佞

史綱 卷三百二十九
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于殞身亡家其行事之槩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今撮其尤彰著者作奸臣傳以爲世鑒云

阿合馬回紇人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河南鈞徐等州有鐵冶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至元元年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間僧俗軍匠等戶均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超拜中書平章改

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兼領使職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桓州峪所採銀鑛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從其請時有賈胡恃阿合馬欲買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戶部尚書馬亨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乃止七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效自負衆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是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專復益甚丞相安童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大事宜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俞

旨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安童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謂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奏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從之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尹阿合馬請行鹽鈔法于江南世祖命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議樞云江南交

會一旦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嘗榜諭交會不換今行之失信於民文謙云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曰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陳巖巖以宋交會宜更換當依阿合馬言之十二年阿合馬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宜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私造銅器如此則國用充矣乃立諸路轉運司又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毋究索錢穀數集議中書時不至者罪之中書左丞崔斌奏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

東... 卷三十一
花赤此豈量才授任之道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叅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自背前言有虧公道詔罷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合馬罪帝嘗稱阿合馬才任宰相十六年以忽辛為中書右丞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往檢覈之得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世祖誅之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眾庶流移京兆路歲辦課五萬四千錠猶以為未實民間附郭美田輒取為已有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發其奸竟斃于獄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怒鑄大銅鎚誓願擊阿合馬首有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詐稱死殺其徒以欺眾逃歸著與合謀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至午著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其偽令指揮使顏義領兵偕往著馳見阿合馬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見等出迎行十餘里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莫敢

史綱 卷三十一
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馬上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畱守司官遙望皆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畱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高和尚逃去著挺身請囚世祖次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粱河及王著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淡知其奸及詢孛羅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墓剖

棺戮尸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其家屬財產其妾引住藏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有闍豎專掌局鑄訊問莫知爲何人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士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向內如擊刺之者畫者姓陳又有曹震圭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勅剝四人皮以狗盧世榮大名人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無以副世祖富國之意桑哥薦世榮有才術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召對稱旨命中書省官與世榮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

和禮霍孫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
飛皆罷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左丞史樞參政不
魯迷失皆世榮所薦也又薦王惲爲左司郎中不至世榮屢
趣之惲終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已未聞能
全者遠之尚恐其浼况可近乎世榮奉旨整治鈔法中外官
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世榮居中書未旬日御史中丞崔彧
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
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
又奏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
取于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

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世祖曰卿但言之世榮言古有權酤
之法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
十錠今鈔法虛弊宜括銅鑄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以所織
綾券上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
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拘其先所蓄寶貨
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半給告者國家雖設常平倉實
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宜立爐
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
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
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

其月息以貸貧民。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
市易司。領諸牙僧。計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以十分爲率。四
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
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
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
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
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敢先言之。
世祖曰。汝言皆是。至欲人無言。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
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
行。朕所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

其倚眷如此。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衆議行臺不可罷。世祖
曰。世榮以爲何如。曰。欲罷之。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世榮奏天
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此豈可盡
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恐言臣用罪人。世祖曰。可用卽
用之。遂以張弘綱等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世榮旣
以利自任。怒之者衆。乃說世祖免民間包銀等事。欲以釋怨
要譽。世榮請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朔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
德人多言其惡。世榮曰。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
是以令往從之。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以爲今
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

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
爲物蹂踐，誠可惜也。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守
田者不假田者之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
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
下憐之，世祖曰：朕知之矣。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
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與世榮不合，坐
以廢格詔旨，奏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世榮苛
刻誅求，爲國斂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
言者皆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今敝愈甚。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今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

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猶蠹
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
其狀聞。世祖大悟，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天祥彈文。
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丞相安童奏：世榮居位四閱月，所
行不符所言。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
遂下之獄，詔誅世榮，剗其肉，以食禽獮。

世榮負乘覆餗，自取其罪，然亦太
酷矣。主恩難恃，當量而後入也。

桑哥，國師膽巴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嘗爲西番譯史，爲人
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貴幸，諱言師事膽巴而
背之。至元中，爲總制院使，掌浮圖教，兼治吐蕃事。盧世榮見

兩月未久
僅此等人
一日亦不
可用

元人重利
如此世祖
之喜尤奇

用由桑哥之薦中書省令李畱判市油桑哥自請市之司徒
和禮霍孫謂非其所宜爲桑哥毆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
若與僧寺營利息乎宜被毆令桑哥市油萬斤桑哥以所營息錢進
和禮霍孫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語及
此世祖益喜之以桑哥爲尚書平章政事奉旨檢覈中書省
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叅政楊居寬自辨謂掌
鈔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曰汝典選事果無黜
陟失當者乎居寬引服桑哥以聞又奏中書叅政郭佑託疾
尸位臣奉命鞠之責以中書之務墮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
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欵服佑與居寬皆棄市人

咸寃之臺史王良弼與人議尚書省事又言尚書鈎校中書
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誅籍之無難桑哥聞之
捕良弼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前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
日核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覈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
捕德殺之沒其妻子十月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
唐有此制否曰有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諸臣所對奏之且
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遂以桑哥
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桑哥奏以平章
鉄木兒代其位葉李遷右丞桑哥言諸道宣慰司及諸府縣

葉李亦正
經人此言
殊可怪

滿而委之

官吏稽緩誤事，奏遣人笞責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以摘委六部官為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其理算毫分縷析，主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之。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外欺盜必多，乞以叅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南六省，從之。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諛佞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為桑哥立石頌德。世祖使告桑哥欲其喜也，命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樹于省前，樓覆而丹雘之。桑哥奏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

宜有以崇異之，請改為宣政院，秩從一品。世祖問當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桑哥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經監察御史稽照者遺逸尚多，乃笞監察御史四人。自後監察御史赴省部，掾令史與之抗禮，而臺綱廢矣。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百萬餘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竊憂之以為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為一定，茶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為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

五萬錠協濟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詔如所議行之桑哥既端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以刑爵爲貨而販之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二十八年世祖畋於潮池也里審班等劾奏桑哥專權贖貨時不忽木出使遣人召之見於行殿世祖問之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卽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與侍御史杜

思敬等辨論數四桑哥辭屈帝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券至前速古兒赤闍里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奸乃折券破印與人辨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伏誅平章要求木桑哥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求木召入受賀畢方望闕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命械至湖廣戮之

未見火赤
傳

鐵木迭兒木兒火赤之子也至大元年拜雲南行省左丞相

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罪還職明年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爲中書平章政事而皇太后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仁宗卽位遂相之鐵木迭兒居首相怙勢貪虐克穢滋甚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畱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不可御史中丞朶兒只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奸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取晉王田千餘畝受諸王合兒班答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受永興寺僧章

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諸子無功于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屢見百姓流亡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咸願車裂以快民心願早加顯戮以示天下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宮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僅罷其相居家居未踰年起爲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率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然以太皇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仁宗崩鐵木迭兒通用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爲右丞相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徽政院院使失里門御

史大夫禿堅哈雜問之責以違太后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在上都鉄木迭兒嫉畱守賀伯顏不附已奏其便服迎詔大不敬下五府雜治殺之都民爲之流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鉄木迭兒啟英宗遣人逮捕之未至鉄木迭兒使諷世延令告引異已者世延不從坐以違詔不敬請寘極刑且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後數日又奏世延罪不可赦英宗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不屈賴英宗知其忠良得免于死英宗素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鉄木迭兒漸見疎外發病死御史蓋

繼元朱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生迹顯戮死有餘辜命毀所立碑追奪官爵籍沒其家子瑣南後以逆黨伏誅哈麻康里人母爲寧宗乳母哈麻與其弟雪雪備宿衛順帝眷寵之而哈麻尤爲帝所褻幸爲殿中侍御史雪雪集賢學士帝每與哈麻爲雙陸戲一日哈麻服新衣帝方啜茶喫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愛幸無與爲比聲勢日盛藩王戚里皆遺賂之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哈麻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別兒怯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欲中傷脫脫哈麻力營護之以故得免九年太平爲左丞

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哈麻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以提調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言，先於帝前折其非罪，皆太平韓嘉納所撫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而罷太平爲翰林學士。韓嘉納爲宣政使，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侵已，詔海壽屏歸田里，禁錮之。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御史大夫，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罪，杖流以死。哈麻復召用。脫脫兄弟尤德之。哈麻拜中書右丞，後脫脫信任叅議汝中栢哈

麻與之論數不合，中栢譖哈麻于脫脫，出爲宣政院使。哈麻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漢揲兒法，華言大喜樂也。哈麻妹偕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廸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好狡，帝愛之，薦西蕃僧伽璘真于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曰：漢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帝諸弟郎與

諸倚納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暨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群僧出入不禁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脫脫領兵討高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脫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中栢言哈麻不去必爲後患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恐終不自保訴于皇后太子曰皇太子旣立而冊寶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會也先帖木兒移疾監察御史袁賽囚不花承望哈麻風旨劾也先帖木兒罪惡命出都門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詔責脫脫老師費財之罪

奪其兵柄脫脫也先帖木兒皆貶死籍其家以也先帖木兒家貴賜哈麻十五年雪雪拜御史大夫哈麻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哈麻旣相自以進蕃僧爲恥明年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已必見誅以聞于帝不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以我爲老耶遂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詔哈麻雪

方行大喜
樂禪定乃
遽以爲老
耶

雪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哈麻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寧宗皇帝同乳姑輕其罰令其出征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哈麻雪雪之罪乃命哈麻于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籍其家財所賜也先帖木兒家藏封識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一旦貶誅人謂帝怒其譖害脫脫之故而不知其由于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蒙古怯烈氏歷官右丞相稱至正十六年拜中書左丞相明年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時天下多故外則軍旅煩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帝方溺于娛樂不恤

字相造偽鈔他不必言矣

政務搠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公受賄賂貧聲著聞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敗令朶列自殺以滅口搠思監請解機務詔罷之明年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二十年復拜中書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宦者資政院使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與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字羅帖木兒擴廓帖木兒各擁強兵相攻搠思監與朴不花黨于擴廓帖木兒而誣字羅帖木兒以非罪帝削奪其官爵且命擴廓帖木兒討之二十四年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等稱兵與字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于是帝降詔竄搠思監嶺北朴不

生迹謀死
戮尸可也
生既見殺
死復剖棺
似可以已
且當時御
史何在

花甘肅復李羅帖木兒官職然詔書雖下而二人仍留京師
李羅帖木兒稱兵犯闕必得搆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
縛二人畀之為其所殺監察御史奏搆思監矯殺丞相太平
盜用鈔板草詔私家鬻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
年使入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奸臣究其罪惡大赦難
原請剖棺戮尸從之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宣徽使觀音奴
于遠方怯烈氏四世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搆
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為遭時多事顧乃守
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論者謂元之亡搆思
監之罪居多云

叛臣

李瓊全之子也或曰瓊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為揚州司理叅
軍全養之為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拜
山東淮南行省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瓊襲益都行省
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調其兵赴行在瓊親詣
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命瓊歸瓊拔漣水
相連四城大張尅捷之功世祖即位加江淮大都督瓊言宋
人將攻漣水且出膠西向益都詔賜銀三百錠蒙古漢軍之
在邊者咸聽節制瓊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
來攻漣水及得賈似道書辭甚悖傲知朝廷有內顧之憂將

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諭以朝廷方通和議、當固封圉、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毋或妄動、瓊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輓未嘗息肩、凋耗莫甚、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製肘、得併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臣昨追敵至淮安、欲乘勝取揚楚、執政止臣、故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

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旣定、以進取江南、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狀、詔以益都官錄賞之、二年、瓊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言宋人來攻漣水、詔阿木哈刺拔都愛仙不花赴之、瓊請節制諸道兵馬、且請給兵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書來上、瓊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狡矣、初、以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爲私驛、自京至益都、至是、彥簡乘私驛、迤歸瓊、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寇蒲臺、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聞瓊反、命諸軍討之、戮平章王文統、

史紀 卷三十一
三
瓊據濟南命史樞帥師赴討瓊出掠輜重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瓊退入濟南官軍築城圍之瓊不得出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分軍就食民家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城中十百相結縋城以出瓊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自投大明湖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誅之以安人心遂殺之

李瓊所爲大似李全定是楊妙真所生

王文統益都人少時讀權謀書遍于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瓊瓊與語大喜留置幕府文統以女妻瓊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用官物樹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

統所謀也世祖在潛藩素聞其名及卽位擢爲中書平章政事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服文統諷世祖授樞等爲太子師傅外佯尊之實不欲使備顧問於左右三人面奏曰王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李瓊反以漣海二城獻于宋人言文統遣子蕘與瓊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瓊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汝所謀云何其悉以對文統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帝命讀之有曰螻蟻之命苟獲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耶會得文統與瓊書上示之文統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

滑喙三尺
亦說不去

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曰李璫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陛下久矣緣陛下加兵北方比至甲子猶可數年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梧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縛出召竇默姚樞王鶚張柔僧子聰等至示以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張柔厲聲曰宜劓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文統并子莒皆伏誅文統雖誅而元之規模法度多出于文統云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第七子滅里王之裔也兵起汝穎帝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擁衆數

萬屯木兒古兀徹之地脅宗王以叛遣使言于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爲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降詔開諭俾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兵一旦驅之使戰兵猶未接皆脫號衣奔敵軍中禿堅帖木兒敗績更命少保老章以兵十萬擊之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謀東遁其部將脫驩與宗王囊加擒送闕下誅之

逆臣

孛羅帖木兒珊竹帶人至元十八年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如其是
其敗也

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九月復曹州十九年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詔移兵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耑督屯種與賊關先生戰于豐州賊奔潰二十年除中書平章政事命討上都程思忠思忠奔潰字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圍其城察罕帖木兒以兵來爭二十一年詔平章答失帖木兒諭解之命字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僞平章左李以大同降陞字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二十三年字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遂據真定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密諭字羅帖木兒畱之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

字羅帖木兒匿不發二十四年字羅帖木兒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詔罷字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字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與禿堅帖木兒合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入居庸至清河帝命執搠思監朴不花予之禿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勞詔赦其罪復以字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子怒徵擴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調諸道兵討大同擴廓帖木兒大發兵攻大同調麾下銷住兵萬人守護京師七月字羅帖木兒與禿堅帖木兒老的

作

沙等復犯闕，皇太子統兵逆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鬪志，不蘭奚敗走。皇太子馳入城，鎖住脅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孛羅帖木兒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寃。帝亦泣，乃賜宴，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秃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謀除內難，調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秃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也。速次良鄉，遣人西連太原。孛羅帖木

兒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也速，襲殺姚伯顏。孛羅帖木兒大恐，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謀殺之。七月，秃堅帖木兒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入奏，行至延春閣，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奴北遁，詔盡殺其部黨。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九月，皇太子至京師。十二月，獲秃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十四年帝遣蒲里芾也持詔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進方物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奉表陳賀十九年復遣人使其國盜殺之于途自是七年絕信使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征之國人洪福源率編民千五百戶降撒禮塔與福源攻木附州郡使阿兒禿與福源招其主王瞰瞰遣其弟懷安公王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瞰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以叛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復遣撒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中流矢卒別將鉄哥以軍還瞰遣將軍金寶鼎上表陳情詔瞰來朝且數其罪五年瞰復陷西京等處刦洪福源家六年

詔福源領降民遷居東京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瞰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一年詔徵瞰入朝瞰以母喪辭遣禮賓卿盧演奉表入朝詔瞰親朝明年瞰遣新安公王佺等奉表入貢十二年命將征之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瞰以族子綽爲已子入質定宗憲宗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瞰遣世子僨入朝世祖中統元年瞰卒命僨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詔班師赦其境內僨遣其子永安公僖來賀卽位二年僨入朝更名植三年詔植籍編民輸糧餉助軍儲植乞俟民生稍集聽命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其力焉五年徵植入朝

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至元元年、植入朝、三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遣兵部侍郎黑的等奉使、以高麗與日本爲鄰國、先至高麗諭旨、植遣樞密院副使宋君裴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的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遣起居舍人潘阜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植遣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入朝、帝勅藏用曰、今者出軍、或征南宋、或征日本、汝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卽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

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徹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豈不可行乎、詔都統領脫朶兒使其國、諭以閔軍造船、植出昇天府迎之、九月、植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六年、植奏誅權臣金俊等、六月、植遣其世子懼入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湄、朝廷若出征、請辦軍三千、備糧五月、同往、詔授懼特進上柱國、命蒙哥征之、敕懼引兵赴難、帝以植湄廢置、乃林衍所爲、遣兵部侍郎黑的、詔植湄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

哥率兵壓境如踰期不至卽當進兵勦戮以趙壁行中書省于東京高麗都統領崔坦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樞密院經歷馬希驥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定自相維制則易爲區處黑的等至植復位十二月親朝京師七年詔改西京爲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畵以忙哥都爲安撫使戍其西境四月軍近西京林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侍郎洪文係尚書宋宗禮殺惟茂衍黨裴仲孫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大軍次王京收林衍妻子中書省請置

高麗屯田經略司以忻都爲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詔以植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又詔植將經略日本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汝國轉輸之勞八年植奉表請婚五月忻都大敗珍島賊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悉耽羅七月世子懋率其尚書右丞宋玠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十年經略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擒金通精等誅之十一年遣木速塔八撒木合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世子懋七月王植薨命懋襲爵

改名瞻十六年，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孛落四驛。十七年，瞻以民飢，乞貸糧萬石，從之。十九年，瞻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民居掠子女而去，請發閣里帖木兒、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國飢，給米二十萬斛。三十年，瞻復更名，入朝。成宗大德元年，封朮為逸壽王，以世子諫為高麗王。從所請也。二年，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命復以朮為王。詔諭朮，并闔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黃士庶各安其業。哈散使高麗還，言朮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

共理之。復立征東行省，命濶里吉思為行省平章政事。朮上表陳情，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千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為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四年，行省濶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其大會王曲蓋、龍辰、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詔諭之。濶里吉思復言：高麗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實難撫治。五年，罷行省官。朮上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

能行省官
以不治
矣

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亦皆省之。詔曰：卿其喻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詎復位八年而薨。子諫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進爵瀋陽王。生子燾，燾受遜位，立其弟嵩爲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之於朝，故也。

日本國古稱倭奴國，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世祖至元二年，高麗人趙葵言：日本國可通，詔擇可奉使者。三年，命兵部侍郎黑的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

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久罹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前朝以來亦時通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與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的等至高麗，委植以日本事。植言：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日本，畱六月，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命黑

通奸人也
使臣不可
到大軍又
可行乎

的等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塔二郎彌二郎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七年，詔高麗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八年，日本通事曹介升等言高麗迂路，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當徐思之。高麗王植遣通事徐稱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趙良弼遣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

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使者回報。今遣張鐸同其使二十人，至京師。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我強弱耳。宣示之，寬仁且不聽。其入見從之。十年，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船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征日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詔募兵征日本。十八年，命日本行省右丞相何列罕、右丞

世祖必欲
通日本亦

是苦事

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諸將陛辭帝曰
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
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師而還詐言至日
本欲攻太宰府暴風壞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
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乃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
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五龍山八月一日
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
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
本人來戰盡死餘一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
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

以元之強

而劍於口

失地利

且兼失

和

省官議事不相下故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逃還十萬
之眾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募兵
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
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劍不可以言
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請罷兵息民
不從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
使舟人不願行其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
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
省平章政事也速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也三年
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

竟不至

安南國古交趾也。宋末陳日照為李昊岳婿，遂篡其國。元憲宗三年，世祖平大理，還畱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兀良合台兵次交趾北，遣二使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分道進抵京北洮江上，交人盛陳兵衛。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其子阿木為後殿，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兀良合台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照竄海島，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竹束體入膚，既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畱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照來歸，日照還見國都皆殘毀，大怒，縛二使遣

詔定貢物
失上國之
休

還八年，日照傳國于子光昺。光昺遣其婿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光昺遂納款，請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世祖中統元年，以禮部郎中孟甲為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副之。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等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之。封光昺為安南國王，詔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珠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四年，光昺遣員外郎楊安養奉表入謝。三年，光昺遣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使還

史綱 卷三十三
答詔許之，仍賜炁曷玉帶、金繒、藥餌、鞍轡等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炁曷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炁曷上言回鶻商旅一名伊溫，死已久，一名婆婆，今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候於後貢之年進獻。七年，中書省移牒炁曷言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引春秋之義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以往，其審察之。八年，炁曷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

毘
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念之中書省復牒炁曷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及宴，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

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于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凡受詔令，安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讀之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于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昺遣童子冷來貢。十二年，光昺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

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于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于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霽霈，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鄴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詔以所貢之物，無補于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

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允昂遣黎克復入貢，以所奏就鄣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乞免六事。十四年，允昂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來朝。十五年，遣禮部尚書柴椿等詔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止，由鄣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抵邕州，以達交趾。柴椿等至邕州，日烜遣人進書言：今聞國公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于斯，乞回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盼首迎迓。日烜差御史中贊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館。日烜就館見

使者，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汝城，整汝軍，以待王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所逃其責？請熟慮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烜遣范明宇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子喜懼交戰于胸中，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論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子生長深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生長深宮，如何至京師，詔

此表却卑
遜

史綱 卷三百三十一
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輩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鄭國瓚、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且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椿等先達京師，畱鄭國瓚待于邕州。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畱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與杜國計持詔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範金以代其身，實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

果爾亦何奇

以代其土民，不然修汝城池以待其審處之。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鉄木兒爲叅知政事。詔以光曷旣歿，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畱使。帝遣還國。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行省諭之。行省遣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月，朝廷復遣陶秉直賫璽書往諭之。趙翥抵安南，日烜遣中亮大夫丁克紹等持方物從諭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至孤子之身。

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于戈誓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于欽州界上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老父在時，天朝矜愍，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歿，孤子居憂感疾，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沴氣所侵，或十之三四，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閣下享

長久自天之福也。二十一年，陶秉直還，日烜復上表陳情，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以爲應援，日烜致書行省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不可，况小國乎，幸貴省裁之，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願納款歸降，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卽其地立省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

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奉旨統兵征占城遣理問官曲烈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畛上既而曲烈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報行省移公文令開路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移文與之至祿州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溫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遣善忠大夫阮德

初字查

輿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旡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汝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勿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孫祐等往覘虛實不許殺掠其民至可離隘遇交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收兵開路迎拜鎮南王不

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興道王尚有兵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于泔江求船及聚板木釘灰置場剝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汝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也

復有異于前者行省以書抵之謂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脩糧乃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

安南生靈爲禍者汝國所爲也今奉命討占城路經汝國世子可詳思汝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之德卽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當于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獲生口稱日烜調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泔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遣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書請小却大軍行省移文責之遂進兵日烜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請班師行省移文

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鎮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畱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居太上皇之位，子爲安南國王。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及，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降。凡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

聚萬劫江口，阮盞駐西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兵至，自占城與大軍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昭明王兵敗遠遁，昭孝王戰死於安漢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塔梁奉御及趙孟信等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二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右丞寬徹等由陸路，李左丞等由水路，敗日烜兵船，擒其建德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武道侯、明智侯、塔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叅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釘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解言占城無

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于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于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與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峻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解汾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鎮南王聚諸將議交人雖數敗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不能施其技遂棄京城將渡江屯思明州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唐兀解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至冊江繫

浮橋渡江未及渡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七月樞密院請調兵會潭州聽鎮南王擇帥總之二十三年大舉南伐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烜罪惡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官軍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湖南宣慰司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瘴癘死亡者多群生愁嘆四民棄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臣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

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恐奸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以聞。帝卽旨下詔止軍。益稷從師還鄂。二十四年。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交鎮南王節制。程鵬飛還荆湖。

行省治兵。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鎮南王次思明。畱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楫以兵由海道。經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命程鵬飛守萬劫。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三十五年。日烜

復走入海鎮南王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迓張文虎等糧船與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皆破之斬萬餘級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軍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南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將水兵先還程鵬飛

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单巴縣趨益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

尚三十
餘萬亦豈
易破

何不早進

日烜無入

朝理亦說

到話耳

便宜話

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等使安南詔日
 烜來朝二十六年日烜遣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
 七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二十八年鎮守永州兩淮千
 戶蔡榮言軍事以朝廷賞罰不明將帥不和士不用命坐失
 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報二十九年遣吏部尚書梁曾
 等持詔諭日燇來朝詔曰省表具悉汝國罪讐既已自陳朕
 復何言若曰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
 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徒以虛文歲幣
 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二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燇遣陪臣陶子
 來貢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又議征之拘留子奇于江陵

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爾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
 平章不忽木奏立湖廣安南行省市蠶船百斛者千艘用軍
 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
 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
 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分道並進益稷隨軍至長
 少成宗即位命罷征遣子奇歸國日燇遣使上表慰國哀并
 獻方物遣禮部侍郎李衍等持詔往撫綏之曰先皇帝新棄
 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賜赦宥無間遠近惟汝安南
 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
 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太傅完澤奏安南使鄧

大樣

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禁書等物抄寫征收交趾
文書私記北邊軍情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遣禮
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燁以汝霖所爲不法理當窮治朕
以天下爲度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介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
盡情惻向以虛文見欺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
武宗卽位屢遣使來貢仁宗皇慶二年交趾軍約三萬餘人
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廬舍陷祿洞
知洞等處犯歸順州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交趾
世子領兵焚養利州殺掠二千餘人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
劫我大原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趙珏禽我思浪

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讐殺樞密院遣千戶
劉元亨赴湖廣行省詢察元亨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
之謂是阮蓋世子太史之奴於是牒諭之安南回牒云邊鄙
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偕至元亨
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
得其要領自延祐改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
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燿遣陪臣莫節夫來貢益稷久居于鄂
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卒至順
三年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來貢方物

尚書宅南交以殷仲夏如考日景于林邑以正中星耳未
必稅其地臣其人也禮記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

者矣如此雖自爲國可也然自漢至明初又皆入中區版籍總之荒服之地非帝圖所急或分或合隨其時與事可也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遠者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騰譯而後通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乞解脫因道其使价博來十年遣乞解脫因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知王有內附意且求觀舍利朕矜憫遠來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今再遣禮部郎中乞解

脫因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子弟若貴臣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十二年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頭目阿郭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父阿必所指也緬王恨父阿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今父已故因思緬中之人猶群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入等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阿郭親戚白衣頭目與緬爲鄰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爲引道雲南省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帝曰姑緩之十一月

雲南省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降道已通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緬人以金齒干額總管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千戶忽都總管信苴日等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于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筩置短槍數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忽都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

旋灣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所擊之又敗走破其十七砦遂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乃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邀殺歸者無幾十月雲南省遣宣慰使速刺丁率蒙古蠻犍摩些軍三千八百餘人征緬至江頭溪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磨欲等三百餘砦凡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納速刺丁言先奉旨若重慶諸軍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征之帝以問丞相脫里奪海對曰陛下初命

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命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同征緬。二十年右丞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叅知政事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令都元帥玄世安以兵守之。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緬王遣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觥塞所阻。遣騰馬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招阿必立相赴省。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遣宣慰司達魯花赤怯烈使其國。二十三年命都元帥秃蒲帶征緬。二十四年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被害。雲南進征之。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以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爲緬王。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所殺。詔忙完秃魯迷失率師問罪。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秃魯迷失請益兵。命薛超兀而將兵萬二千征之。令諸王濶濶節制其

軍立其子窟麻刺哥撒八爲王。七月，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初，雲南叅知政事高慶宣撫使察罕不花園，緬城中薪食俱盡，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詔誅之。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十五年，右丞唆都以朱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六年，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占城國王孛由補刺者吾遣使奉表降，貢方物。十九年，命左丞唆都卽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旣而其子補的崙國貢

固不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永賢、亞蘭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詔發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逆命者乃其子耳。」十一月，占城行省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約二十餘里。官軍依海岬屯駐，占城人治木城，起樓棚立回回三稍砲百餘座。於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孛由補刺者吾率重兵屯守。應援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鷲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

天明泊岍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數萬人悉潰散國王棄行宮燒倉廩殺永賢亞蘭等逃入山十七日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許之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爲贄來歸欵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誠意世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

禿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姑令受置寶脫禿花復同其主第四子第五子來見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令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栗全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營是日殺何子志皇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皆爲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殺吾兄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

小史亦惡如此

怨之願擒其父子以獻請給大元物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
行十三日唐人在占城者會延等來言國主逃于大州西北
楊候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
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
花偕宰相報孫達兒等五人來降行省官使會延等見寶脫
禿花詰之對曰延等奸細人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
復戰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水路乞行省
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陸路則乞行省官與報孫
達兒往擒補的及攻其城行省信之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
子全領兵百人與寶脫禿花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

軍子全比至城西寶脫禿花間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
獲謀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
真臘闍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
萬戶張顒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顒近水城二十里
賊浚濠塹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
戰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殊死戰得
解還營行省整軍聚糧剗木城遣總管劉金守禦二十一年
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江淮省遣萬戶忽都虎帥軍助攻討
前鋒舟師至舒詹蓮港不知所向令萬戶劉君慶進攻新州
獲占蠻就令爲鄉導至占城見營舍燒盡知官軍已回二十

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來稱納降忽都虎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印大巴南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日理勒蟄等奉表歸欵瓜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于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惟瓜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詔平章政事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征瓜哇會福建江西湖廣

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陛辭帝曰卿等至瓜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瓜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檄攬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三十年正月至枸欄山二月亦黑迷失領招諭瓜哇宣慰司官曲出海牙

楊梓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瓜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議分軍水陸並進。弼帥都元帥那海等水軍由戎牙路港口至入節澗。與亦黑迷失失帥都元帥鄭鎮國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乘鑽鋒船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入節澗期會。招諭瓜哇宣慰司官言瓜哇主壻土罕必閣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閣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叱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入節澗。澗上接杜馬坵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瓜哇咽喉必爭之地。其謀臣希寧官沿河船舶觀望成敗。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

設偃月營。畱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等領水軍。鄭鎮國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舟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那海鎮入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閣耶遣使來告。鄰國葛郎王與瓜哇宿怨。追殺至麻喏巴歇。請救之。亦黑迷失先往安慰。土罕必閣耶興進至麻喏巴歇。不知葛郎兵遠近。乃回入節澗。亦黑迷失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閣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率兵迎賊。不遇。興與東南路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水軍泝流而上。

亦黑迷失由西道興由東道進土罕必閣耶軍繼其後十九
日至答哈葛耶王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
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入內城拒守官
軍圍之國主哈只葛當出降復叛殺之取其妻子官屬以歸
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亦黑迷失
許之遣萬戶擔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高
興聞之咎其失計土罕必閣耶果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
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
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以葛耶妻子官屬及沒理國所
上金字表及金寶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失亡多杖十七沒

必
後
眼
立

桃
僮

家賞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弼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弼等
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
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詔以所籍還之

此行爲瓜哇
伐葛耶耳

姪萬言孫觀

孫國器大文

男善孫敬

孫士芝靈根

男補袞孫愛

全錄

孫亮寅功全校字

婿黃驥駿公

孫貽穀在公

孫士蘅玉衡

糸

卷三十三

三

